



一场比赛

陈伯吹

一 场 比 赛

陈伯吹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 场 比 赛

陈伯吹 著

责任编辑：李致远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衡阳印刷厂印刷

*

197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52,000 印数：1—5,000 印张：8.25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01 定价：0.26元

目 录

一场比赛.....	(1)
选出好种长好苗.....	(11)
小木工.....	(21)
没有手的好孩子.....	(50)
一张奖状.....	(63)
“保卫和平”的故事.....	(73)
戈壁滩上小羊倌.....	(86)

一 场 比 赛

游泳池四周的看台上，整整齐齐地坐满了系着红领巾的小观众——呀，满台红！一眼望去，多么壮丽的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。

看台上忽然活跃、欢呼起来：“海鹰号第一名！”

张兰心一动：“怎么，应其蕾的巡洋舰竟得了第一名？”仿佛这个比赛的结果出乎她意料之外似的。

少年宫主办的这场“船模比赛大会”，今天是到了比赛高潮的决赛的日子。十天来，从六百四十条船模中采用淘汰制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预赛，获得决赛权的，只剩下了三种类型的三十条，斗志昂扬地参加了今天的决赛。

在雄壮的有节奏的进行曲的音乐声中，脸蛋鼓鼓的，身体胖敦敦的应其蕾，在授奖仪式的台阶上，挂上了系着红绸带的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，多么光荣呵！

接着护卫艇的决赛开始了。几千个小观众，密切地注视着碧青的水面。那十条船身小、速度大、装配炮的艇子，飞也似的水面上掠过，艇头涌起无数浪花，艇

后划开一条长长的练带似的白沫。刹那间，一条青灰色的护卫艇，突然从艇群中窜了出来，一路领先，到达终点。电喇叭响亮地广播着：“海鸥号第一名！”

张兰的心又是一动：“怎么，又是应其蕾的得第一名？”仿佛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，然而电喇叭明明在这么广播着：“海鸥号第一名！”

现在，十条双体轮，各就各位地摆列在水面上了，由于它们构造的形体特别，小观众们更加聚精会神地注视着。

“嚵——”一声哨子响，声浪回响在游泳池的上空，第三项的决赛开始了。在一百米长的水面上，十条双轮体的电动机，同时一齐发动了。开始起航的时候，它们肩并肩地并驾齐驱，一字式地冲向前去，不到半分钟，它们就有了先后，于是，你退我进，你追我赶，都在全速前进。小观众们被这场比赛的情景激动着，心花怒放，大声叫嚷起来，游泳池四周闹成一片，只听得：

“好呀，吴淞江号追上来了！”

“哎哟，巢湖号落在太湖号的后面了！”

“唷，黄浦江号赶到前面来了！”……

大家都为自己科技小组制作来的成品呐喊，助威，正象看足球比赛的观众，为球员们组织了“啦啦队”，在打气、加油一样。他们可都看出神了，忘记了这不过是

电动机发动的船，是无人驾驶操纵的，哪条轮能夺得优胜，全靠电动机制作和船体装配的科学技术的本领！

一分钟过去了。看！落在后面的那条船身较大的双体轮，越航越快，越赶越有劲，它那机房里的发动机，这时正在发挥威力，眼看追出一条，又追出一条，在此起彼落的喊声中，忽然有人站起来，举起双臂，一声大喊：“海鲸号第一名！”

张兰不能不再一次怦然心动，“怎么，还是应其蕾的海鲸号得第一名！”仿佛对她同班同学一连三次的获胜很不理解似的，但是，这是事实，可抹煞不了啊。

比赛圆满结束了。第三复兴小学的小将们得胜归来，一路上有说有笑地议论开了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说应其蕾的科技成绩，好比小百花园中的一朵大红花。只有张兰默默地不吭一声。

她一边走，一边想：“应其蕾嘛，他科学知识懂得不多，技术也还差，搞了两年船模，参加比赛八、九次，没有一次列入前十名，老是“榜上无名”，直到今年春节的船模比赛会上，总算争取到前十名了，但也是前十名的倒数第一名呵！……”

她这么想了，回头来又那么想：“应其蕾这人，虽然不算聪明，但他勤勤恳恳，肯刻苦钻研，跌倒了爬起来，失败了不灰心，打起精神再干。只隔了三个月，进

步这么快，真没有想到啊！……”

她思想里有点儿妒忌，但也有点儿敬意，两种思想在她脑袋里交战，却不分胜负。

这天晚上，她没睡好。

第二天星期日，天蒙蒙亮她就起身，快手快脚地捧着《舰艇模型制作法》，在金色的晨光里，细细地读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从床头的长几上拿出她的船模——战斗舰无畏号和扫雷艇勇敢号，象个患近视眼似的，横看竖看，忽地皱紧了眉头，叹口气，“这回我失败了！但我查不出毛病在哪里。……”

她低着头，苦思冥想，腿动了动，想走又不走，自尊心不让她走啊。突然，她鼓起勇气，下了决心，自己命令自己一声：“去！”

张兰顾不上吃早饭，急匆匆地走了，一路上什么也没看见，一心一意地只顾赶到那个地方去。她穿过三条马路，直往她熟悉的那条胡同走进去，挨着门牌号码，找到她要找的那一家。正要伸手叩门，恰好里头有人开门出来。

“应伯母！”张兰高兴地叫了出来，“早上您好！”

应其蕾的妈妈看到这个有礼貌、长得俊秀的小姑娘，十分欢喜，脸上堆满了笑，“张兰呵，你好久没来我家了，不来帮助咱小蕾作船模了吗？”

“唔，”张兰抿着嘴，很不好意思，却急切地问：“应其蕾在家吗？”

“在家，在家，他在里屋！”应其蕾妈伸手一指，“你进去吧。”

“好，谢谢！”张兰说着，穿过院子，三脚两步刚走到房门口，一阵“嘻嘻……哈哈……呵呵……”的笑声从房里传了出来。张兰推门的手缩了回来，从笑声里她听出房里有三个人。

“咦，他们这么早就在一块儿了，想干什么呀？”她奇怪着，突然从一阵笑声里，仿佛听得这么说：“……张兰这回该服输了，第一轮预赛就被淘汰！……”她一听这话想回身就走，接着另一个人的话却把她吸引住了。

“张兰这回虽然失败了，下回还是有希望的，她毕竟又聪明又能干呵！”这是应其蕾细嗓子的声音。“这回比赛，我三条船模都得了第一，当然高兴，可不能躺在胜利上面睡大觉……”

大嗓门的李雨云不等人家说完话，就插嘴了。“张兰科学知识、技术水平都比我们高，她怎么会败下阵来的？还不是有点儿骄傲？”接着开玩笑似地说：“咱们可要警惕，谁也别当龟兔赛跑这篇寓言里的兔子！”

房门外张兰还在生气，但感到他们的话也有道理，

自己按捺着性子得听下去。

轻咳一声的是程洪，她也说开了。“我参加‘报务’活动，开始不是真的想搞科技，象打字机那样打着发报机，‘嘀嗒，嘀嗒……’只觉得好玩，兴趣主义！所以学了两三个月，就是学不好，也学不进，但是在我看了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后，革命烈士李侠的英雄形象，老在我面前闪耀光辉。我发誓要把这一门技术学好。夏天，手指起了泡；冬天，手指生冻疮，我都不管，一心要学得正确，熟练，迅速，总有一天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！”

张兰低下头，轻轻叹口气，想到自己确实有点儿骄傲，也有点儿怕苦、怕累。

李雨云同意地说：“你说得有道理。咱梁老师和王老师不是经常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话教导我们吗？马克思说：‘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，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，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’……”

程洪的声音显得有点激昂，“我就是要做一个不畏劳苦的攀登的人！”

张兰禁不住在房门外跺了一脚，正在懊恼的当儿，粗哑的声波又传了开来，她侧过身去，靠近房门点儿用心听。

“我搞过直升飞机模型，上不了天，可我不泄气，

人家制作的能上天，我的为什么不能？……”

“看来他那个模型也有毛病呵！……”张兰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，不觉苦笑了一下。

“我嘛，对照图纸，又检查，又试飞，搞了六个黄昏，还赔上整整的一个星期日，把旋转不快的螺旋桨，安装部位不对头的发动机，机身尾部过重的舵……一次又一次地改进，果然，它上了天。可惜！在空中停留了只九秒钟。天哪，规定两分钟才合格！得第一名的“大鹏号”三分零一秒，差距有多远！但是我不服输，再干，再比。嗨，我那亲爱的‘冲天号’，在第十九次比赛中，三分零十九秒获得了冠军，还创造了个区里的新纪录！”

“你呵，‘苦战能过关’！”

“坑坑洼洼就是要闯过去！”

“李雨云，”应其蕾亲密地唤了一声：“我知道你的直升飞机模型会飞起来的，……”

“你是个‘未卜先知’？！”李雨云插问了一声。

“不！”应其蕾理直气壮地，“是我在你去年搞过一台塔式起重机的模型上看出来的。那时候，学校东边场上正在建筑八层楼的新校舍，停着一台有四、五层楼高的塔式起重机。你呵，天天望着它，我知道你是在留心观察，有看不懂的地方，还向老工人请教。哈，你这

些事我都看在眼里……”

“啊哟，我给一名侦探监视了还不知道呀！”李雨云不觉“呵呵！呵呵！”地笑开了。

“你放心，我不是福尔摩斯，我是应其蕾。”应其蕾也开玩笑地回答他，接着，又一本正经地说了，“以后，你不常到科技活动室里来了，你是上科技画廊去看各种各式起重机的图片和照片，等到心里有了数，你才描起图纸来。但是那机身高，上部看不清楚，你就先描下部；然后再爬上脚手架。喔，我真替你担心！可你象个高空作业的叔叔，大胆地站在上面，细心地描图，翘起大拇指、竖起铅笔来测量，把机身上部的结构也一丝不苟地描了出来。以后你又削了大小、长短好多的细木条，拼装机身。一会儿装配，一会儿拆卸，不知搞了多少次，光是角度上的斜线，拆装了十几次。你还跑到造船厂的老师傅那里去登门请教。可是不是？……”

张兰在门外独个儿点着头，她也知道李雨云确有这么回事。

“是呵，”粗嗓门的李雨云在回答了，“那少年宫里陈列的那个姓沈的龙门式起重机制作起来比我的更困难、更艰巨。我看看自己的，又看看人家的，好比煤油灯比着太阳灯！”

程洪马上接下去用朗诵的声调朗朗地说：“华主席号

召我们：‘先进更先进，后进赶先进，革命加拼命，无往而不胜’，你的学习多认真！”

“甭这么说了，”李雨云他真有雄心壮志，自己打着自己的脑袋瓜，“嗨，你们看，人家早跑在前面啦，得赶快追上去，小云，要好好加把劲哩！”

“别打出脑震荡来呵！”程洪说笑着。

张兰不觉也笑了。这一笑她心平气和了，尽管在房门外站得这么久，却一丁点儿不觉得腿痠脚痛。她原来懊恼、悔恨的心情，越听越变得开朗、舒畅。她的思想在转变过来了。

“喂，我倒有个主意，”银铃样的女声又响了起来，程洪说话了。“咱们一起去看看张兰，慰问慰问她，帮她一同检查检查，好让她的扫雷艇‘后进赶先进’……”

张兰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，眼睛里闪烁着泪光，霍地推开房门，风也似的快跑进去，发出一种诚恳而又带点颤动的声音，“你们早上好！我来向你们学习的！”

程洪赶忙迎上去，紧紧握着她的手，拉着她同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你来得好！咱们正想探望你去。”

应其蕾以主人的身份说话了，“张兰，欢迎你！让咱们互相学习，共同提高。你的船模不是也得过好几次

奖吗？扫雷艇‘勇敢号’的名声在咱区里可不小啊！……”

爱插话的李雨云从来不肯放松插话的机会，却学着京剧的唱腔：“正是，‘胜负乃兵家之常事’，从败仗中吸取教训，打个漂漂亮亮的胜仗嘛！”

大伙儿一齐热烈地鼓掌，房间里充满着蓬蓬勃勃的生气，洋溢着友爱温暖的气氛。

太阳光照到玻璃窗上，这间清洁整齐的小卧房亮闪闪的，显示出这些今天是少年科学活动者，明天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的光明前途。

选出好种长好苗

连朝濛濛细雨，江南四月天气，凉飕飕的。

一跨进堂屋，却热乎乎的。里头挤满了人：坐的、站的、蹲的，都在忙着选稻种。

一位白发如银的老奶奶，挑了个光线亮堂的地方，当门一坐，埋头选起种来。她上了年纪，眼睛不太好使，应该多休息，可她心地热，定要来。

小雨点真淘气，它们趁着风势，一次又一次地飘落在老奶奶的脸颊上、手背上、后颈上，可老奶奶全不理睬，只有在小雨点更加密密麻麻地侵扰她以后，她才停一下手，抬起头，望着迷迷茫茫的天空，忧心忡忡地嘟囔着：“长脚雨呀，你要下到那一天才完？”

八、九个四、五岁大的小孩子，在堂屋里赶热闹，走马灯似的来回转游。他们的小耳朵真灵，一听见老奶奶说什么“长脚雨”，马上一齐拥到门口，仰起小脸蛋，拍着小手，唱起不知从那里学会的歌：

“雷阵雨，一滴一个泡，
雨过天晴好；

长脚雨，一滴一只钉，
三天四天下不停！……”

“吓！”老奶奶一听就生气，绷起脸来，“什么？三天四天雨不停？你们都不想吃饭啦？”孩子们给这么一吆喝，一个个地赶紧躲开了。

屋角里，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哥儿，俯身在一张矮方桌旁，两只手左右开弓似的、忽前忽后，从“一粒选”谷种里剔出杂谷。他忙不迭地选种，可也听见小弟妹们唱歌，还有老奶奶的吆喝。他本要抱不平：唱得不错嘛；可他又想：今天清早，在蒙蒙细雨中，站在堂屋门前等开门的，就只有他自己和这个老奶奶。她快七十岁了，却来得比自己还早；她现在生气，不是对孩子们的，是对阴雨连绵的天气，为小麦、油菜的生长着急。他这么一想，就不做声了。

堂屋里只有一片簌簌沙沙的声音，那是稻种在桌面上、簸箕里、箩筐中移动、翻滚的声音。大伙儿选种多认真过细啊。

身材高大的女队长，头戴竹笠，一闪身就走了进来，手脚那么矫健敏捷。

老奶奶没等她放下竹笠，就急不可待地问：“朱队长，我问你：小麦田里、油菜田里的沟，挖得怎么样啦？”

女队长舒了一口气，轻松又高兴地回答：“嗯，都挖宽了，加深了！”

老奶奶放心了，点点头，多纹的脸更贴近桌面，瘦削的手指来回拨动得更勤了。

包着蓝方格子头巾的秀英嫂，抬头看了女队长一眼，笑了笑：“近芬，快歇息一会儿吧！”

女队长朱近芬天未亮就摸黑下地，现在来到堂屋，还是挺精神的。她向四周扫了一眼，一边高兴地答应着：“嗯。”一边在秀英嫂坐的凳角上坐下来，选起稻种，嘴里却说道：“我是顺路来看看你们的。”

在屋角那个戴红领巾的小哥儿，坦率地说：“看不看都行，反正是‘两个一样’呗！”

“什么‘两个一样’？”老奶奶问。

大家没吱声，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教养员远芳姑娘是知道的，可没说出来，好让大家回忆一下，这是在小队学习会上学习过的。

好久，堂屋里只响着一片簌簌沙沙声。

“嘻——”小哥儿一声笑出来，然后清脆又响亮地说：“就是‘领导不在场和在场一个样’，‘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’嘛！”停了一下，又补充一句，“咱自觉嘛！”

好比一把钥匙插进了锁眼里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大伙